

奥利弗的故事

Oliver's Story

Erich Segal

〔美〕埃里奇·西格尔 著

舒心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译文经典

奥利弗的故事

Oliver's Story

Erich Segal

〔美〕埃里奇·西格尔 著

舒心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奥利弗的故事 / (美) 西格尔(Segal, E.) 著; 舒

心译. 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2. 4

(译文经典)

书名原文: Oliver's Story

ISBN 978-7-5327-5765-7

I. ①奥… II. ①西… ②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
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35090 号

Erich Segal

OLIVER'S STORY

Copyright © 1977 by Erich Segal
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2 by Shanghai Translation

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字: 09-2012-124 号

奥利弗的故事

[美] 埃里奇·西格尔 著 舒 心 译

责任编辑/冯 涛 装帧设计/张志全工作室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9.75 插页 5 字数 129,000

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,001—10,000 册

ISBN 978-7-5327-5765-7/I·3411

定价: 36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 T: 0533-8510898

献给卡伦

Amor mi mosse^①

① 意大利语：是爱推动我这样说。典出但丁《神曲·地狱篇》，此系贝阿特丽切鼓励但丁，对他说的话。

死亡能终结一个生命，却无法终结一段感情，它一直隐藏在活下来的那个人的内心深处，在不经意间促使他做出最后的决定。

罗伯特·安德森
《我从不为父亲歌唱》

1969年6月

“奥利弗，你有病呢。”

“你说我什么？”

“我说你病得还不轻呢。”

这个诊断倒吓了我一跳，一本正经告诉我的这位大医学家，敢情是这么一大把年纪才当起医生来的。说实在的，一直到昨天我还只当他就是一个专做糕点的大师傅呢。他名叫菲利普·卡维累里。他的女儿詹尼，原本是我的妻子。后来詹尼去世，撇下了我们两个，还留下了一段叮嘱，要我们相互扶持相互照看。因此我们就每个月过访一次：要就是我上克兰斯顿去看他，两个人一起玩玩保龄球，痛痛快快喝两杯，吃吃异国风味的匹萨饼；要就是他来纽约跟我相叙一番，各种各样的消遣我们也一样玩得尽兴。可是今天他一下火车，却没有照例说几句亲昵的粗话作为见面的招呼，而是大着嗓门对我嚷嚷：

“奥利弗，你有病呢。”

“真的，菲利普？你医道高明，那倒要请问，我到底是哪儿出了毛病？”

“你没有个老婆哪。”

他也没有再细说，就一转身，提着他的人造革旅行包，往

出口处走去。

在一派晨光的照耀下，纽约这个玻璃加钢的世界看去倒也似乎不是那么讨厌了。因此我们俩一拍即合，决定步行，到我那个“光棍窝”（我就爱把我现在的家戏称为“光棍窝”）要过足足二十条马路呢。顺着公园大道走到四十七号街，菲尔转过脸来问我：“你晚上都怎么过的？”

“哎呀，忙着哪，”我答道。

“哦，忙得很？那可好。都跟谁做伴呢？”

“夜半突击队。”

“夜半突击队是干什么的——是街头党，还是摇滚帮？”

“都不是。是我们几个律师自愿利用业余时间到哈莱姆^①去尽点义务。”

“一星期去几个晚上？”

“三个，”我说。

又不做声了，两个人慢慢走啊走的，离闹市区渐渐远了。

顺着公园大道走到五十三号街，菲尔又一次打破了沉默。

“那不是还有四个晚上闲着吗？”

“事务所里还有好些事情得带到家里加加班。”

“喔，那倒也是。该加班还是得加班。”我承办的案子涉及的都是时下许多热点问题（例如征兵问题），我案子办得这样认真，菲尔听了却好像连心都没有动一动。因此我只好再稍微点一点，让他知道知道我这些案子有多重要了。

^① 纽约的黑人聚居区。

“我还经常要到华盛顿去。下个月就要去出庭辩护，有件案子事关宪法修正案第一条^①。案子里的这位中学教师……”

“啊，为教师辩护，那是好事，”菲利普说。然后又像顺着话头漫不经心似的添上了一句：“华盛顿的姑娘好不好？”

“这倒不了解。”我耸耸肩膀，只管走我的路。

顺着公园大道走到六十一号街，菲尔·卡维累里却站住了，盯着我的眼睛直瞅。

“你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打算把你的车重新开得欢蹦乱跳？”

“事过未久，哪儿能啊，”我说。心里却想：伟大的哲人说过“时间可以愈合创伤”，可就是忘了交代清楚这时间到底需要多久。

“两年啦，”菲利普·卡维累里说道。

我马上纠正他：“才十八个月哪。”

“啊，对，不过……”他嘴上应着，可是嗓音沙哑了，渐渐低得听不见了。可见他也至今还感觉到那个十二月的冬日的寒意——这可是才……才十八个月前的事啊。

到家还得过好几条马路，我不想让这凄凉的气氛再凄凉下去，于是就把我那新的住处大大吹嘘了一番。在上次他来过纽约以后，我搬了家，另租了一座公寓住。

到了：“这就是你的新家？”

① 美国宪法的前十条修正案通称“人权法案”。修正案第一条涉及的是信仰自由、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。

菲尔扬起了半边的眉毛，四下一打量。屋里收拾得整整齐齐，干干净净。那天早上我特地请了个打杂的女工来打扫过了。

“你这住处叫什么式啊？”他问我。“该叫时派破窝棚式吧？”

“什么话呢，”我说。“我反正简简单单的也就过得去了。”

“我看也是。在我们克兰斯顿连一般的耗子窝都有这样的水平。有的还要讲究多了。这些书都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都是法律参考书，菲尔。”

“得，得，”他说。“那你平日究竟做些什么消遣呢——就摸摸这些皮封面当作玩儿？”

我想，这要是作为一件干预隐私案提起诉讼的话，我一定可以庭辩胜诉。

“我说，菲利普，我一个人在家里做些什么，那可是我自己的事。”

“谁又说不是啦？可今儿晚上你不是一个人呀。你和我还得去交际场上露露面呢。”

“去什么？”

“我特地买了这么件花哨的上装，可不是穿着去看一场蹩脚电影的——啊，对了，你对我这件新衣服还没有夸过一句呢。我特地把头发理得这么精光滑溜的，也不是光为了要讨你赞一声漂亮。我得去走动走动，快活快活。得去结识一些新朋友……”

“什么样的新朋友？”

“女的呗。来吧来吧，好好打扮打扮。”

“我可想去看电影，菲尔。”

“得了，看什么鬼电影！嗨，你听我说，我知道你是不得个诺贝尔苦行奖决不罢休的，可我不许你这样过下去。听见没有？我不许你这样过下去！”

他简直是放开了嗓门在申斥我了。

“奥利弗呀，”菲利普·卡维累里一下却又变成个耶稣会^①的神父了，“我是来拯救你的灵魂的，我是见你危险特来救你的命的。你要听我的话。你听不听啊？”

“我听，菲利普神父。那么请明明白白告诉我，我到底该怎么办好呢？”

“该结婚哪，奥利弗。”

^① 天主教的一个修会。

我们是在十二月的一天清早把詹尼安葬的。幸而是在清早，因为到下午一场特大的新英格兰暴风雪袭来，一下子就变出了一个雪垒冰封的世界。

爸爸妈妈问我是不是就跟他们一起搭火车回波士顿去。我尽量做到不失礼数，客客气气回绝了。我一再推说菲利普少不了我，没有了我他要垮下的。其实情况倒是正相反。我这辈子几曾尝过人世间的生离死别之痛，连伤心痛哭都还得要菲尔来教我呢。

“可要通通音信啊，”爸爸说。

“好，一定。”我跟他握过了手，又在妈妈面颊上亲了亲。列车就北去了。

卡维累里家起初并不冷清。亲亲戚戚都不想把我们两个就孤零零撂在家里。不过他们终于还是一个个都走了——也难怪，大家都有个家庭，总得回家去吧。临走时个个都让菲尔作出了保证，铺子要重新开张，生意要做起来。不干这档子事又干什么呢。他听了总是点点头，大概算是表示同意吧。

最后就剩了我们两个，在屋里干坐着。我们根本就不用动一动，因为大家都没忘记替我们在厨房里备了许多吃的，色色

齐全，都够吃上个把月的。

眼前没有了这些姑妈阿姨、远近表亲，没有人来分散我的心思了，我感觉到礼仪这一剂麻药在我身上产生的药性也渐渐消失了。以前我只当自己这尝到的就是伤心滋味。现在才知道那只是知觉麻木了而已。痛苦还才刚刚开始。

“嗨，你也该回纽约去了，”菲尔嘴上虽这么说，那口气听来却并不是很坚决。我也没有对他提出“答辩”，其实他的糕点铺子也不见得就已经开门营业。我只是说：“不行。除夕夜我在这儿克兰斯顿还有个约会。”

“跟谁？”他问。

“跟你呀，”我答道。

“那倒也不错，”他说，“不过跟你说好——到元旦早上你就回去。”

“OK，”我说。

“OK，”他说。

爸爸妈妈每天晚上都有电话打来。

“没有，没有什么事，巴雷特太太，”菲尔在电话里总是这样对妈妈说的。妈妈显然是在问可有什么事需要她……帮忙的。

“请别费心，爸爸，没什么事，”轮到我，我总是这样说。“我心领了。”

菲尔让我看了一些“保密”的照片。当初詹尼下过最严格的命令，这些照片是绝对不许让我看的。

“哎呀，菲尔，我戴着矫齿架的照片可说什么也不能

让奥利弗看啊！”

“詹尼啊，可那时候你的样子才逗人喜爱呢。”

“我现在还要逗人喜爱呢，”她的回答充分表现了她的詹尼性格。随即又补上了一句：“娃娃时代的照片也一张都不能让他看啊，菲尔。”

“可这又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让他看？”

“我不想让奥利弗看到我那个胖娃儿样。”

她们父女俩的这场快活的舌战，叫我看得简直出了神。其实当时我们已经结了婚，我也总不见得会因为她小时候戴过矫齿架，就提出要跟她离婚吧。

“嗨，这屋里到底谁说了算？”我巴不得他们热热闹闹把嘴斗下去，就问菲尔。

“你猜呢？”他笑笑说。结果照相簿没有打开，就这样又收了起来。

可今天我们看了。照片还真不少呢。

早期的照片张张都有个显眼的人物，那就是菲利普的妻子特里萨·卡维累里。

“她真像詹尼。”

“她长得可好了，”菲尔叹了口气说。

就在詹尼留下胖娃儿照之后、戴上矫齿架之前，中间看得出有个分野，从此照片里便再也没有了特里萨的身影。

“我真不该让她晚上开车，”菲尔说话的神气，好像她出

车祸去世还是昨天的事情似的。

“你是怎么挺过来的呢？”我问。“你怎么经受得住的？”我这样问他其实可是为了自己，我想听听他是不是有什么巧方儿可以供我借鉴，好抚慰抚慰我心灵的创伤。

“谁说我能受得住啦？”菲利普回答说。“不过我好歹膝下还有个女儿……”

“对，是得要你照看……”

“哪儿呀，是她来照看我呵，”他说。

于是我就听到了一些故事，在詹尼弗的一生事迹中这些故事原本是归入“背景材料”一类的。小女儿总是想尽办法来照应爸爸，来减轻爸爸的悲痛。爸爸只好听女儿的，由女儿来做饭。更要命的是，女儿从超市的杂志上一知半解看来了菜谱，学着做出来的菜他还不能不硬着头皮吃下去。一到星期三晚上，女儿就非要他照老规矩去跟一班老朋友玩上几盘保龄球不可。总之女儿是千方百计总想使他快活起来。

“你一直没有再结婚，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吗，菲尔？”

“因为什么呀？”

“因为詹尼的缘故，是吧？”

“哪儿呀。她倒是老缠着我，要我去找个老伴哩——还替我物色对象、安排约会哩！”

“真的？”

他点了点头。“我不说瞎话，南起克兰斯顿北到波托盖^①，

① 罗德艾兰州东北部的一个城镇。

凡是条件相当的意大利裔美国娘们，她全都给我介绍过，我敢说决漏不了一个。”

“可就是都看不上眼，是不是？”

“倒也不是，有几位还是挺不错的，”他说。他这话倒很出乎我的意料。“比如有位里纳尔迪女士，是詹尼念初中时的英语教师……”

“哦？”我应了一声。

“她就挺不错。我们来往过一阵子。她如今早嫁了人了。孩子都有了三个了。”

“我看你是根本没打算想结婚，菲尔。”

他望着我，把头摇摇。“我说奥利弗呀——这样的好福气我可是已经享受过一回了。我算是什么东西，哪里敢存这样的妄想——常人一次都难得的好福气，难道想要上帝赐给我两次？”

说完他好像憋不住把眼光避开了，大概是向我吐露了真情，感到有些后悔吧。

到了元旦那天，他简直是连推带操逼着我乘上火车回家的。

“别忘了是你亲口答应了的，得回去干你的事了，”他说。

“大家彼此彼此，”我也回他一句。

“干点儿事有好处哪。真的，奥利弗，好处真大着哪。”他的话说完，列车也就开动了。

菲尔的话说得有理。一头扎进了人家的诉讼案子，我原先郁积在心中的愤懑便由此而得到了宣泄。我原先总有那么个感觉，总觉得自己仿佛受了谁的什么委屈。是社会体制有问题！是天道有亏！因此我就觉得自己应当切切实实做一些事，去纠弊补偏。这样我同意承办的案子里，属于“错案”性质的也愈来愈多了。要知道，当时我们的百花园里秽草恶卉还是不在少数的。

由于“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”一案(384 U. S. 436)^①的影响，我便成了个大忙人。从该案开始最高法院就确认了：对嫌疑犯务必先讲清楚，在尚未请得律师的情况下他有权暂不回答问题。此前也不知有多少人根本还没有请教过律师，便给匆匆押上法庭审理结案了——我一想起来就激动，真为这些人愤愤不平。利罗伊·西格就是一个例子：我通过美国公民自由协会承接下他的案子时，他早就给关在阿蒂卡^②了。

这位利罗伊老兄当初之被定罪，依据的是有他签字的一纸供状，其实那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审讯以后，被警方以巧妙的手法套取了去的。（他们也真有办法——可这是不是合法呢？）他签下名字的时候，也不清楚这个字签下去分量有多重，他只求签了字就能让他合会儿眼。他的案子一经提出复审，当时就成了援用“米兰达”案判例的纽约几宗大案之一。结果我们终于

① 这是美国司法史上的一个著名判例，1966年由沃伦主持下的最高法院作出判决。

② 阿蒂卡：指纽约州的阿蒂卡监狱。